理论研究

怎样理解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的解释

□ 聂锦芳

“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当代思想界讨论最多的议题之一，但在相当多的论者那里，已经脱离了其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也脱离了其阐释载体，那些蕴涵深邃但非常散乱的文本，独立成为可以随意掺杂、剔除任何内容的“大口袋”，或者成为一种抽象而简单的认识方法和理论教条。鉴于此，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追溯其特殊语境下的具体阐发和论证，是比纯粹原理性的讨论更为“鲜活”的思想史佐证、评判依据和发展基础；而且，在对文本细节的甄别中也可发现“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主线、思考重点、擅长领域和诠释界域。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怎样阐释和论证唯物史观的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其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与青年黑格尔派把握社会和历史的方式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既不是充满神秘色彩无可把握的存在，也不是可以任意幻想和虚构的王国。“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社会的情况是这样，那么由不同形态的社会更替而构成的历史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也是可以确证和理解的，它也是有前提、有过程、有结局的，可以为后来者所把握的。对历史的分解可以看出，它的构成要素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这里既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包括人们生存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诸如地质条件、山岳水文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

不仅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论据之一。他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悉心勾勒出由城乡分离→行会制度的建立→商人作为一特殊阶层的出现→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人口跨国度的迁徙和“流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大工业的发展与垄断等各个环节次第过渡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物质需求、物质生产、物质交往和劳动分工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构成了根本的推动力量，这就使历史本身的运动呈现出一种线形发展、向上发展和自在发展的轨迹，表现为一种不为观念、精神所把握、引导乃至操控的必然性，使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和解释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类似于自然界变迁、运动般的确定性、规律性。正是基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发现”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这里，“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主线、思考倾向非常明确；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曾经被花样翻新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所遮蔽，或者被形形色色的主体性哲学家解释为“上帝”创设、“绝对理念”显现和“自我意识”超越，而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都被排除了，据此，世界思想史、哲学史上一条独特的致思取向和解释方式被确立起来。

不能把“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的解释做简单化、极端化的理解

现在的问题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能不能反过来被视为一种抽象的社会认识方法乃至理论原则呢？或者说，它对历史的解释，其思考重点、擅长领域诚然是非常独特的，但这种解释有没有界域和边际？提出这样的问题，绝不是要质疑其科学价值，更不是动摇其历史地位，而是鉴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历史变迁的复杂性和人自身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从更广阔的视域、更多样的思路和更深的层次上综合观察人类的思维方式，进而比较鉴别，以便能博采众长、传承创新。而对上述问题的讨论还需回到前文所论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和环节之中。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勾勒出一条受物质生产支配的历史发展之径，而就真实的历史而言，这里有没有遗漏？比如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欧洲社会历史发展中，宗教改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环节，在那些很少和风细雨、潜移默化而更多的是充满激烈、残酷、血腥和曲折的斗争中，宗教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我们知道，宗教所关乎的主要是精神观念和信仰问题，其距离物质需求和生产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很远或者不很直接。即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过的人口跨国度的迁徙和“流浪时期”，迫于生计和贸易缘由的其实较之基于精神信仰的要少。这至少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供了解释历史发展至为重要的线索，但这种线索的涵摄范围和诠释内容仍有补充的空间和余地。

二是当社会的结构要素、发展动力和具体机制被明确地揭示出来，从而历史发展的规律被发现的情形下，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该如何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到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较其以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本，他们关于社会历史的现实前提及运动、“原初的历史关系”的因素和意识发展的阶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固定而成熟的看法，并做了相对完整而系统的表述。这是他们解决曾经一直困扰他们、使他们“感到苦恼”的“社会之谜”和“历史之谜”的最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自认为找到了复杂的社会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把它们揭示、概括出来，并且以为掌握了这些关系和原理，就把握了社会、历史的规律，这确实使社会、历史变得可理解了，不再是纠缠百结的乱麻或者变幻莫测的云团了；但这里也潜伏着一种可能或者危险，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历史会脱离具体的个人而成为与自然一样的存在，不管个人有怎样的主体性，社会、历史都走着自己的路，向着既定的目标迈进，人的主体性至多只体现在促进、阻碍或延缓这一进程，而永远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我们看到，上述观念和思路在以后确实变为了现实，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不在少数的人曾经信奉，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揭示出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把握这一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办事，那么共产主义就会到来。现在想一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这种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是更深邃了还是十分肤浅呢？

“《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

所幸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向简单化、极端化的方向推进。近的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誊清稿”中，他们以零散的思考再度检视了自己所做出的判断和论述的完善性和可靠性，范围涉及诸如：革命何以是必要的、从个体孤立到群体联合的进程、个人隶属于阶级意味着什么、个性为什么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显现和发展、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与更替、战争为什么在过去能成为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私有制与劳动的关系、自主活动及其实现的条件、市民社会再界定、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思想家使一切本末倒置，等等。

再往后看，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社会、历史、人自身的深入理解，还是对“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建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绝没有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为止就终结了。甚至毋宁说，在其之后漫长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中，通过对资本本质及其逻辑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他们的思想又跃迁到更高的层次和阶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此有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有深度、更全面、更完整的阐释和论述。

《资本论》从对当时市场上随处可见、大量堆积的“商品”的探讨开始，研究了它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等各种过程和形式，揭示了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逻辑及其本质，描绘了不同阶层的人悬殊的生活境况和历史命运，再现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更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从而透视出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途径、趋向。这些都深化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历史的看法，大大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认识和见解。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划分不是一种尺度、一个标准，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诸如“人的依赖性”的社会→“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等等。这是不是对“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思维主线、思考倾向的改变呢？不是，而是从更深的内涵和更广的视野对其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生前早就对将其理论和方法做简单化、极端化理解的倾向保持警觉并做过批判。1877年，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谴责了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接着就举了《资本论》中的几处论述来详加分析。这些文献及其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和思考“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弥足珍贵。

发展与现代化

舆论引导重在打通“两个舆论场”

在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这一对矛盾之中，舆论引导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构建健康和谐舆论氛围的主导力量。在以新媒体为驱动的媒体融合时代，舆论引导者应切实把握和运用新媒体传播规律，积极打通“两个舆论场”，营造良好舆论生态。

□ 李宗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平台，极大地改变着舆论存储、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的格局，同时也对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新形势下，必须在认识和把握新媒体传播特性和规律的基础上，认清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积极主动打通“两个舆论场”，让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

新媒体传播加剧“两个舆论场”的碰撞和摩擦

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另一个是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在当前的新媒体格局中，微博微信和主流媒体，分别是这两个舆论场的代表性媒介。在社会转型期，公共事件频发，公众纷纷转向以微博微信为主的民间舆论场，更愿意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形成网络舆论。

民间舆论场在新媒体传播的助推下影响力日趋增强。新媒体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舆论格局的新变化，原来由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的舆论格局被打破，网络舆论以其讨论话题多元、互动交流便捷、自由平等对话、聚集民意快速、传播影响力大等特征，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语境。由此迅速放大了民众“口头舆论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形成了以碎片化和趋利性为主要特点的“民间舆论场”。理论上说，作为传播主体的新媒体用户，都有同等机会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考虑到个体之间的知识和能力差异，新媒体用户同现实生活中的公众一样，绝大多数是“沉默的大多数”，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意见领袖”手中。

两个舆论场在互动中存在碰撞和摩擦。在现实的舆论生态中，由于生成机制、解读理念和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由传统主流媒体营造的“官方舆论场”，与草根民意在新媒体平台自发形成的“民间舆论场”往往产生意见分歧，在舆情的发酵和蔓延过程中，甚至会形成对抗与割裂。特别是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改革的攻坚期和矛盾的凸显期，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诸多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网络舆论热点爆发的动因。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舆论监督、政务公开三个领域最易造成两个舆论场的脱节，增强两个舆论场共识度的任务十分紧迫。

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打通“两个舆论场”

从本质上说，新媒体时代是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传媒时代。在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这一对矛盾之中，舆论引导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构建健康和谐舆论氛围的主导力量。舆论引导的效果，直接影响到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和持续保持。在以新媒体为驱动的媒体融合时代，舆论引导者应切实把握和运用新媒体传播规律，积极打通“两个舆论场”，改变现有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的被动状态，这是营造良好舆论生态的关键所在。

增强网络舆论引导的“时度效”理念。在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进行舆论引导，打通“两个舆论场”，就必须适应新兴媒体平等交流、互动传播的特点，树立用户观念，改变过去媒体单向传播、受众被动接受的方式，注重用户体验，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树立抢占先机的意识，高度重视首创首发首播，充分挖掘和整合信息资源，在信息传播中占据主动、赢得优势。尤其是加强与网络意见领袖之间的沟通，从意见领袖群体中把握社会问题和民众诉求，主动利用新兴媒体渠道与公众对话，培养体制内的网络意见领袖。自觉更新传播观念，学习新的传播技术，不断提炼与网络环境和网民认知特点相适应的传播艺术，让新闻专业精神成为互联网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国民心态的压舱石，构建稳定、开放、包容、理性的多维公共舆论空间。

注重以内容优势赢得引导优势。对于传播媒介来说，内容永远是根本，是决定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在强调技术引领和驱动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内容为王”，把内容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和引导优势，这是打通“两个舆论场”的根本所在。首先，在品质上追求专业权威。最大限度地把传统媒体在信息采集核实、分析解读等方面优势发挥出来，对事件进行全面把握，慎重而缜密地报道事件，尤其是对公共事件发生中产生的不实传闻要及时通过媒体进行澄清发布，不漏掉任何可能引发人心动荡的消息，对发展动态要不间断地进行报道和追踪。同时将信息发布延伸和拓展到新兴主流媒体。其次，在传播上注重快捷精简。多在“微”字上做文章，多生产精准短小、鲜活快捷、吸引力强的信息，在传播中抢得先机，努力抢占第一落点，丰富报道方式，把报道内容直观形象地呈现出来。再次，在服务上要注重分众化互动化。认真研究用户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生产特色信息产品，点对点推送到用户手中，做到量身定做、精准传播，提高用户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主动设置议程，吸引人心，积极引导受众思考，因势利导。主动搭建互动沟通平台，在互动中参与，在参与中传播，给普通百姓话语权，让人们畅所欲言，释放郁结情绪，减少心中的不平，提高舆论引导的实效性。

将价值观传播置于舆论引领的核心地位。“价值竞争”是“变革时代的主旋律”。新媒体不仅提供了信息充分流通的渠道，更提供了价值充分竞争的平台。社会舆论是大众意见的集合，支撑意见的是蕴含于其中的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价值向度是舆论引导的魂之所在。因而，在媒体融合的新时代，舆论引导者要重拾引导的主动权和重振舆论的感召力，打通“两个舆论场”，就必须力求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将价值观传播置于舆论引领的核心地位。主流媒体必须在价值确认、价值创造、价值传播和意义挖掘、意义诠释、意义演绎等方面苦练内功，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人民群众释疑解惑，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以价值追求的正义性形成最根本的说服力和动员力。

我们该崇尚些什么

□ 文 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五花八门的“奇葩辞职信”此起彼伏，竞相比“晒”，什么“冬天太冷起不来”“雾霾太大，我找不到公司的路”，等等；也不知从谁开始，一些搏“眼球”、搏“出位”的“不雅视频”，不断在路边、酒店、景区或公共场所“抢镜”“吸睛”，特别是一些网络直播平台上的“激情表演”丑态百出，污染社会空气，挑战公序良俗的底线，等等。

面对这些现象，不少人或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或麻木不仁、盲目传播，甚至围观叫好、争相效仿，似乎不以为错反以为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一现象既让人困惑不解，更让人担忧不安，确实值得我们冷静思考，我们这个社会到底该崇尚些什么？

莫非该崇尚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贪图享乐？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就业观的变化，很多人择业更趋自主、个性、多元和开放，这无可厚非，出于各种困难和喜好提出辞职或跳槽也属正常。但是，就因为“冬天太冷起不来”，或因为“雾霾太大”就懒得动，往小处看，是不是太轻率、太随便，往大处讲，是不是太不负责任、太儿戏，再往深处讲和重里说，是不是有点病态和扭曲。尽管一些奇葩辞职信有一种恶搞的成分，不一定都很真实，但是，网络上对此叫好却折射出一种不良社会心态。那些根本不是理由的理由，竟然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甚至大言不惭，这究竟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一言以蔽之，说到底是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如果说这些辞职理由只是为了搞笑、逗乐、调侃或刺激而一时兴起所为，尚可一笑了之；但是，如果说是因为怕吃那么一点苦、受那么一点累，甚至吃那么一点亏、受那么一点气、遭那么一点罪和委屈便“撂担子”，宁愿躺在安乐窝里睡大觉、享清福，“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那未免太娇气、太脆弱，太消沉、太萎靡，也太说不过去了。古往今来，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从来甚至一刻都离不开人们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人生在世要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从来甚至一刻都少不了吃苦耐劳、踏实肯干。“梅花香自苦寒来”“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是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真理。劳动是一种美丽和崇高，工作是一种幸福和快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崇尚劳动伟大、工作光荣都应该是时代的强音、社会的福音。

莫非该崇尚浅薄低俗、情趣低下、空虚无聊，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清、美丑不顾？茫茫人海、芸芸众生，该靠什么出名走红？当然应该靠走正道、行大道，而非靠歪门邪道、旁门左道，然而有的人恰恰信奉“剑走偏锋”，靠一些极端的行为、手段和方法，靠出一些怪招、险招、奇招而一举成名或一夜窜红。眼下，网上直播似乎已经成了最火热的“互联网风口”之一，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看直播，有的人正是看中这一需求、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置礼义廉耻于不顾，急功近利、追名逐利，无所不用其极，有的一味地撒娇卖萌，有的热衷于包装炒作，更有甚者巴望着靠一脱成名，等等。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耻，更不可以既无知又无耻。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都得有底线，守住底线也就守住了生命线。崇尚真善美、摒弃假丑恶应当是我们时代的风向标、社会的新风尚，是永远飘荡在天空上的那片云彩。

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社会是要有一种正能量的。眼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向着“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目标出发和冲刺的新阶段，特别呼唤一种艰苦奋斗、踏实肯干、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气神，特别呼唤一种健康理性、积极美好、阳光灿烂、清新明媚的生活态度。然而，五花八门的“奇葩辞职信”也好，形形色色的“激情表演”也罢，折射出的是一种混乱错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暴露出的是一种非健康、非理性和非主流的情绪及负能量，切不可让它在社会上弥散，侵蚀社会机体，切不可被它牵着鼻子走，模糊我们的视线，遮蔽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社会要大力崇尚真善美，弘扬正能量，扬清抑浊、扶正祛邪，让真善美成为我们社会以及每个人的精神地标、精神指南和精神家园。